皇明疏鈔

皇明疏鈔卷之八

聖學

緝熙　聖學疏　　薛瑄

切見近日有臣下進言欲開經筵以緝熙　聖學者雖蒙　聖德允納未見施行蓋欲候軍旅事平之日以開講也臣愚以爲當　聖主中興之時天步惟艱之日正講論爲學爲治之道不可一日而緩焉者也昔漢光武躬擐甲冑討除羣兇猶且投戈講藝息馬論道軍旅之間未嘗一日廢學故能舉羣盜如鴻毛復大業如反掌唐太宗興義兵埽除寇亂一時潛邸從龍之人皆文學智謀之士日久相與論爲學致治

之道乙夜之覽身忘其倦故能剗削僭偽拯濟生民此講學所以有資於戡大難也近者漠北醜虜雖陸梁為寇而內外禦侮各有其人堂堂天下號令一施風行草偃非至如漢唐草昧之秋也顧可以斯時而少緩講學之事乎伏望　皇上命廷臣集議經筵儀式務從簡約不尚奢華仍博選公卿侍從文學之臣有學術純正持己端方謀深慮遠才識超卓通達古今明練治體者一二十人使之更代入直恭遇　皇上視朝之暇日御便殿即召各臣進講其所講之書先大學論語孟子中庸無講尚書春秋諸史則資治通鑑綱目務要詳細陳說聖賢修己治人之要懇

開告帝王端心出治之方以至唐虞三代漢唐宋以來人君行何道而天下治安爲何事而天下乖亂與夫賞善罰惡之典任賢去邪之道莫不畢陳於前如此則勸講之官庶可日修其職講官之職旣修雖皇上聰明之資實由於天錫而朝夕緝熈啓沃之力亦有資於　聖心　聖德日明于以修治道則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民而治道有修明之效于以攘夷虜則修軍政以簡將帥以練士卒以討夷虜而夷虜有殄滅之期此講學有資於成大功戡大難宜急行之而不宜緩焉者也

開經筵疏

楊士奇　吏部侍郎

伏惟 皇上肇登 寶位繼承 列聖統御萬邦必
明堯舜禹湯文武之道以興唐虞三代之治然其根
本在致力於聖學自古聖賢之君未有不學而能致
治者也去年十月內 宣宗皇帝御左順門召臣士
奇諭之曰明年春暖東宮出文華殿讀書凡內外侍
從俱用慎擇賢良廉謹之臣不幸 宣宗上賓中外
哀戚臣未敢遽言然此事至重不敢久默臣聞尚書
曰王人求多聞時維建事學於古訓乃有獲經筵侍
講之官實爲學之資今 皇上進學養德當預擇講
官必得問學貫通言行端正老成重厚識達大體者
數人以供其職庶以上副 先帝之意乞預命吏部

禮部翰林院公同推舉具名陳奏取自上裁如或其人學術不正立心行已素無善譽者不得濫預蓋師友之臣即他日輔導之臣不可不擇也又聞書曰僕臣正厥后克正僕臣諛厥后自聖后德惟臣不德惟臣蓋言僕臣賢否係君德重輕如此自古聖賢之君左右使令必用正人今　皇上富於春秋凡起居出入一應隨侍及使用之人皆宜選擇行已端莊立心正當者使在左右庶不正之言不正之習悉皆屏遠不得以上惑聰明如或其人舉動輕佻語言褻慢立心行已不正者皆宜早去之若隨侍既久言聽計從後來欲去其勢難矣古語云與善人處如入芝蘭之

室與不善人處如入鮑魚之肆蓋言慎所漸染也此在常人尚須謹擇何況天子之左右乎

講學聽政疏　　楊守陳

臣聞孟子曰我非堯舜之道不敢以陳於王前故齊人莫如我敬王也臣於孟子固非其倫然而敬君之誠則雖異世而同心孟子見一侯國之君尚陳堯舜之道況逢　天王之明聖者乎臣請陳之而　陛下擇焉夫堯舜之道何也書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此堯舜之得於內者深而爲出治之本者也又曰詢於四岳闢四門明四目達四聽此堯舜之資於外者博而爲致治之綱者也本立則末

自茂綱舉則目自張故不勞而庶績咸熙無爲而天下治也今　陛下聖哲天縱德學日新自御極以來屏去珍玩奇寶放遠奸臣邪術登用正人聽納忠諫躬覽題奏而日勤政務若此不懈可爲堯舜之君故天下皆忻忭踴躍翹首企足以望唐虞之治獨臣之愚猶有過慮蓋革故而正始猶易持久而保終實難自昔願治之主內得弗深外資弗博鮮有不始勤而終怠前得而後失者臣昔忝陪宮僚伏覩　陛下儼然端拱朗誦經書未嘗[illegible]一膚問以窮究聖賢之奥旨儒臣肅然進退略陳訓詁未嘗進一詳說以備極帝王之全道理欲幾微之辨何自而明知行精一之

功易從而盡臣恐　陛下之得於內者未若堯舜之深也今　陛下視朝之所接見者惟大臣之丰儀而已至於君子小人之情狀小官遠臣之才貌何由識之退朝之所閱覽者惟百官之題奏而已至於諸司之條例羣吏之情弊何由見之宮中之所聽信者惟內臣之語而已至於下官百職之正邪偏弊何由聞之臣恐　陛下之資於外者未若堯舜之博也內得未深外資未博如木之方植而易搖如泉之始導而易塞倘或銳志漸少欲心漸滋則今日之所屏棄者異時將收而愛之今日之所放遠者異時將召而親之今日之所登用者異日將惰而黜之今日之所聽

納者異日將厭而拒之今日之所勤覽者異日將變
而靡之豈能始終如一純乎堯舜之道哉此臣之所
由過慮也伏望　陛下遵用　祖宗舊制仍開大小
經筵以講學常御早午二朝以聽政其大經筵及早
朝只如舊儀可矣若小經筵則必擇端介博雅之儒
侍班進講　陛下聽講之際凡所未明輒賜清問若
復有疑更加詳詰講官或吶則侍班諸臣代之而復
解詳釋旁引曲喻必待　聖心洞然明悟而後已凡
聖賢之旨帝王之道與天理人欲危微之所以辨知
行精一之所以盡以及人臣何者為賢何者為愚何
者為得何者為失天下為何而治亂歷代為何而興

亡若此之類皆必講之明而無疑乃可行之篤而無僻凡四書五經　祖宗典訓及歷代諸史百官題奏皆當聚之　文華殿後日輪內閣大臣一員講官二員使居前殿之右廂　陛下退朝常御後殿或前殿以養心窮理裁決庶政一遇經書題奏或有奇字異言則錄示講官使解或召問使對一日之間　陛下居文華殿之時多處乾清宮之時少則欲寡而心清惑少而理明當夫萬幾閒暇之時旦氣清明之際湛然凝思常恐欲心長而理心微邪佞進而忠良退以致政事多失天下不安凡一念之萌一事之作惕然警省務去人欲而循天理遠小人而親君子以致政

事皆得天下久治心常得其正事常執其中則 陛
下之得於內者深如堯舜而出治之本立矣至若午
朝則 陛下御文華門五府六部都察院堂上官并
六科各輪番列侍其御史郎中等官有事已具本者
皆先用揭帖略節口奏 陛下詢其事情條例而裁
決之鎮守官巡撫巡按方面及府衛正官有自任所
來見者皆條列地方之事亦略節口奏 陛下令諸
司承旨而議行有辭赴任者隨其地方職任而諭戒
之若有大政則 陛下御文華殿召內閣及府部院
寺大臣會議使人各盡其謀而勿相推避事必求其
當而無或苟且議若未當則許諫官駁正必得至當

歸一之論　陛下更審處而行之其餘具本進者召
內閣大臣面議可否而批荅之凡文武大小官員當
奏事之餘見辭之際　陛下必俯降辭色或詢時政
或詢賢才以及諸司之利弊兵民之休戚年歲豐凶
下至九方之風俗四夷之情狀俾各從實以對言有
忠讜切實者輒議行之其讒佞諂諛者則黜逐之愚
蠢狂直者則容恕之謇吶不能言者令具本赴奏之
俾賢才常集於目前視聽不偏於左右合天下之耳
目為一己之聰明則　陛下之資於外者博如堯舜
而致治之綱舉矣若謂精一執中為腐談詢岳咨聽
為迂談謂經書不必與儒臣問荅謂政事不必與羣

臣面議但如近日之聽日講以示虛文御午朝以
故事凡百題奏皆付内監諸臣調旨批荅謂可以致
治則豈有不立其本而末能茂不舉其綱而目能張
者哉臣恐積年之弊未革而將來之患難測不但如
前所過慮者而已今之積弊不可勝數姑舉其一二
若官鮮廉耻之節士多浮華之習敎化陵夷刑禁懈
弛俗尚侈靡而財粟滋乏民生困窮而盜賊日繁雖
在平時亦為可慮若列衛之城池不修諸郡之倉庫
無蓄甲兵朽鈍行伍閑空將帥驕惰而不知兵士卒
疲弱而不諳戰一或有警何以禦之若此者今尚可
理後必難為如船之弊漏益大將不可濟如人之疾

病愈重將不可藥此有識者之所深憂而臣常為之
朝思夕慮或至於廢寢忘食者也書曰致治于未亂
保邦于未危伏望 陛下力行堯舜之道而深得於
內博資於外則積弊可以漸革善政可以漸成所謂
本立而末自茂綱舉而目自張殆見庶績咸熙萬邦
協和一如唐虞之治矣孟子曰人不足適也政不足
間也惟大人為能格君心之非君仁莫不仁君義莫
不義君正莫不正君正而國定矣又曰堯舜之知而
不徧物急先務也堯舜之仁不徧愛人急親賢也臣
雖無大人之德而 陛下志行仁義實可為堯舜之
君故臣敢陳前說而不敢效小人之為容悅也伏惟

陛下裁擇臣往歲恭覩　陛下嗣統承天用賢納諫而臣忝侍從之久義當忠諫遂爲此奏然以　先帝梓宮在殯初政最繁　陛下方憂勞不暇故此奏不敢遽進尋蒙　聖恩擢居吏部非復弼諧論思之職故此奏不敢冒進今念臣當六旬衰老之餘二年疾病之後精力方憊神志且頹誠恐一旦病不能起遽先朝露則區區誠敬之心無由得盡抑恐　陛下雖負堯舜之資而羣臣莫陳堯舜之政徒襲近世弊政而無以成唐虞之治也故敢以此奏進之伏望　陛下恕其冒越之罪矜其忠信之心俯垂聽納則非徒愚臣一身之幸而已

講學圖治疏　謝鐸

臣等傳奉到資治通鑑綱目令校勘翻刻以供
睿覽臣竊自念是書成於宋儒司馬光朱熹之手上師春秋下薄遷固實經世之大典帝王之龜鑑也曩在宋神理二宗雖嘗留意是書卒不能推之政治百世之下識者未嘗不有望如
陛下今日之舉也臣愚竊觀今日天下之勢如日之中月之望四時之夏正易所謂泰所謂豐所謂大有之時也宜若無待於私憂過計者然而中者昃之漸望者弦之漸故聖人於易在泰有艱貞之戒在豐有勿憂之戒在大有有無備之戒蓋不如是則無以保其常豐常泰常有也然

豐泰大有之業可保如唐虞三代時矣區區漢唐之治此書所載尚何足道哉伏惟　陛下察臣之愚試以今惓惓是書之意而一行之則　宗廟　社稷之福天下生民之福皆將不外是矣

請復經筵疏　　曹鼐

臣近聞尚書王恕陳言講學毓德暫止經筵尋又聞司禮太監覃昌傳奉　聖旨經筵暫免待八月來說者臣初聞之既驚且駭蓋以王恕職兼師保寔經筵侍從官也不宜有此陳請　陛下少主正經筵講學時也不宜有此傳奉將信且疑次日早朝接見之臣莫不爭相傳誦驚駭以爲異事臣備員臺諫職當言

路苟有所見奚容緘默謹摭拾衆論附以鄙見昧死
爲　陛下陳之竊惟人君愛人之要莫先于學人君
講學之功莫大於勤蓋學則心術開明而於義利公
私有定見勤則志意堅確而於躬行實踐有定守故
以成湯之聖每致警於盤銘之辭以武王之聖恒究
心於丹書之戒聖如大舜益之戒猶曰罔遊于逸罔
淫于樂治如成王周公之戒猶曰無淫于觀于逸于
遊于畋是知人君養心之學不容少緩講學之功豈
容不勤也哉歷考前古有天下國家之責者未有不
以學而明以不學而昏亦未有不以勤而興以逸而
廢也洪惟我　高皇帝開創之初首定經筵之制朝

夕講論又妙選海內文學之士教授　皇太子及諸
王經史　文皇帝經筵之外又設內閣學士以備顧
問攷究古今刮劘治道　列聖相承率以經筵爲第
一事誠我　國家之令典　列聖之盛事也仰惟
陛下昔在青宮已勤講讀今承　大寶益務精專侍
從之官既量加祿秩經筵之官復通賜鏹幣仍降德
音勉以啓沃寵遇優渥古所未聞然　陛下好學之
勤已出於天性勤學之功亦不假于勉强自臨御以
來朝退之餘即御文華既每日一小講又每旬一大
講聞于耳皆典謨訓誥接于目皆經生學子雖日講
讀一過隨即揜卷雖曰接見片時輒復退散能由此

持久而不懈怠始終而不間斷庶幾從容涵泳學日加修優游漸漬德日加進所以涵養君心成就君德以成格心之正學以收作聖之全功者亦未必不基於此也凡爲臣子者仰見　陛下講學之勤莫不交相慶幸咸以　陛下爲英明勇智不世出之聖主也亦莫不傾心拭目以觀作止以驗勤怠凡進言之臣如吏部侍郎楊守陳浙江按察司副使鄭紀鳳陽壽州知州劉槩等又莫不首以此爲勸勉經筵講學此實爲君者之急務爲臣子者進言第一事也頃者翰林院侍講王臣復以時將盛暑深懼　陛下怠心或萌不遵　祖宗之故事獨援近來前例而暫罷經筵

講學之功又嘗先事進言荷蒙　陛下俱賜嘉納凡爲臣子者又莫不爭相慶幸以爲　陛下講學之功可保其無間不意今日乃有此事則　陛下旬月之間言行遽相戾如此廢講學手數月失大信于天下使言者不信聞者見疑關係　國家其故非細若曰陛下欲經筵進講而恕惟昧於所保倡爲此說以上之則恕惟不知大臣之道矣萬一竊見　陛下將有免經筵之心而爲此說以逢迎之則恕之罪惡殆有不可言者豈惟不知大臣之道而已耶昔唐宦官仇士良教其徒固寵之術曰天子不可令閒常宜以奢靡娛其耳目使日新月盛無暇更及他事然後吾輩

可以得志愼勿使之讀書親近儒生彼見前代興亡心知憂懼吾輩下矣恕不能反其言而導君勤學以勝彼固寵之術則恕之見又宦官之不如也然王恕之奏方進而傳奉之旨遂下今已數日矣周洪謨丘濬劉吉等又經筵之領袖者也皆坐視　陛下逸豫而廢講學之功略無一人進言臣不知前日　陛下擢任之隆錫幣之賜啓沃之勉不識其果何爲而設也竊經筵侍從之虛名廢經筵勸講之實事其負陛下蓋萬萬也借曰時方盛暑臣子苟圖一時之安獨不念　陛下春秋英妙經筵急務講學一日則有一日之益廢學一日則有一日之損經筵之官講學

一日則盡一日之職廢學一日則虛一日之費此臣
所以盡言爲　陛下陳之也臣於篇終尤竊憂之
陛下初臨大寶獨攬乾綱政事雖漸清明賢才雖漸
舉用姦竄雖漸屏斥當此之時百度尚未盡舉災異
尚未盡銷黎庶尚未盡安盜賊尚未盡弭四夷尚未
盡服正　陛下講學憂勤圖治之時也然　陛下前
日暫免午朝臣嘗疾首今日暫免經筵臣實痛心伏
願　陛下獨斷宸衷不惑左右以六月初一日爲始
仍日御經筵日視午朝以崇　聖學以圖治理仰荅
天命之眷顧　祖宗之付託以副進言者之願望以
解天下臣民之疑則　陛下好學之誠遷善之美真

可以比隆湯武匹休　祖宗垂法子孫傳誦萬世矣

豫戒遊逸以謹　君德疏　湛若水

臣久以險難退廢山澤恭遇　聖明繼極以人言起臣草野之中置諸勸講之列臣覩勸講官進講之時聖容淵穆　聖聽靜專臣豈勝　聖學緝熙之望邇者暑月暫輟講事臣切憂之夫人之心無所用則放有所儆則存故廢於講學則或縱以逸欲不可以不預戒也孟軻曰雖有天下易生之物一日暴之十日寒之未有能生者也言人主不可以一日不親賢講學也書曰惟聖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聖夫聖狂遠矣乃係於一念之微可不寒心哉夫天下之事禁之

於未然者易救之於既壞也難此臣所以日夜念此至切也夫以大舜之聖其臣猶戒之罔遊于逸罔淫于樂無若丹朱傲惟慢遊是好傲虐是作罔晝夜頟頟罔水行舟朋淫于家用殄厥世言雖聖不可以不念也不念則怠荒怠荒則傲傲則慢遊慢遊則暴虐暴虐則朋淫而殄厥世也夫殄世極矣其始起於一念之微可不寒心哉周公作無逸以戒成王首陳殷三宗周文王之無逸其後嗣王生則逸故享年有永有不永繼自今嗣王其無淫于觀于逸于遊于田無逸曰今日耽樂乃非民攸訓非天攸若言不可不念勤恤戒遊逸以永命也夫不惟勤恤是念則觀逸遊

田之事興觀逸遊田之事興則耽樂之心勝故下絕於民上逆乎天也夫天民邈矣其弗訓弗順乃生於一念逸欲之微可不寒心哉臣謂　陛下今雖未御經筵日講然而憂勤之念兢業之心蓋不可以寒暑間者臣願　聖明於一日之間以端居靜思爲本以溫習尋求爲業以敬親事天爲職分以勤政親賢爲急務處處操存體認天理俾此心無異於　經筵日講之時稍萌逸欲即爲禁止舊德老臣如太學士楊廷和等新起宿望如戶部尚書孫交刑部尚書林俊等及九卿大臣時　賜召問以興其成王畏相之心尤擇內臣之老成忠厚者俾給侍左右以取其旦夕

承弼之益外則有輔相之賢內則有侍從之正出則有正學之程入則有遊息之規謹十寒之戒遵克念之訓存儆戒之心勵無逸之教法天不息與時偕行則君德成而萬化理矣臣職在於以經義勸聖學以德業裨人主故不容不言記曰畜君何尤畜君者好君也實臣愚之心伏乞 聖明留意覽臣所奏根本重事存省坐隅爲天下力行之臣不勝犬馬之願

重經筵以養 聖德疏　鄭一鵬

臣聞自古人君守成業而致盛治者莫如周成王成王所以作聖者亦惟輔養之有道焉耳是故周公在前史佚在後太公在左召公在右則承弼之有人也

有師以道之敎訓有傅以傳之德義有保以保其身體則輔導之有方也日就月將學有緝熙于光明則積累之有漸也故成王用能嗣守文武大訓以篤周祜其輔養君德有此具也恭惟　皇帝陛下春秋鼎盛睿知夙成日　御經筵緝熙典學此大有爲之基也曾子有言尊其所聞則高明矣行其所知則光大矣高明光大不在乎他在　陛下加之意而已所謂加意者無他惟在以周成王爲法而已臣待罪諫垣思效涓埃莫補崇深夙夜思惟謹以切于　經筵者三事條陳于左伏惟　聖明裁察幸甚緣係重　經筵以養　聖德事理未敢擅便謹題請　旨　一講

讀之官莫難於得賢古之人君急於得賢也咨詢岳牧明揚側陋乃至假夢卜以求之矧近者乎竊見南京吏部尚書今起復羅欽順國子監祭酒今養病魯鐸翰林院修撰今謫官呂柟道德深純經學蘊藉皆負海內重望或累薦而未起或遷謫而未還士類莫不惜之乞　勅吏部亟加起用俾以舊銜日侍　經幃使得盡其論思啓沃之忠其有巧言令色便僻側媚者願　陛下速斥而遠之無得爲善類之蠹則左右前後莫非正人書所謂小大之臣咸懷忠良以旦夕承弼厥辟此之謂也

一學問之功莫先於論辯臣聞　太祖時宋濂等講經義從容賜坐咨及時事

太宗時楊士奇等日造　扆前承顧問漏下十數刻
始退　孝宗御　經筵每有疑難曲加延訪吏部尚
書王恕至於　聖躬過勞爲言今　經筵講讀數行
儼然而退情意略不相接而望輔養之益不亦難哉
乞於進講之際　聖心有所疑者無恥下問或　宮
中所看書史　聖意有未透徹處即　賜延訪夫治
亂存亡備在史書爲萬世人君鑒戒今講官講治不
講亂講存不講亡人主何所儆省乞　命講官臨文
講誦無有隱諱如漢文帝以崇儉守法聽言寬征而
治成哀帝以溺酒色棄忠賢近便佞任外戚而亡光
武以崇儒納諫而興桓靈以錮善類親小人而替隋

煬帝以任刑罰拒忠諫興土木窮征伐而滅唐太宗以任德教納忠諫息營建寬征徭而盛玄宗初年任姚崇宋璟張九齡韓休則治末年任李林甫楊國忠則亂大要於一代之中某君如何而治某君如何而亂一君之中某事如何致治某事如何致亂下至閭閻艱難生民疾苦務令詳究敷陳使治亂存亡之迹常觸于目儆于心自然知所鑒戒中庸所謂好問好察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者此之謂也　一學問之功莫貴于有恒切見　孝宗皇帝御　經筵至十二月方纔傳免近年率以十月傳免夫天理人欲不容並立日與聖賢相對則道心常存而鑒戒企慕之念

自生月與賢士相親則敬心常存而規誨弼直之語時聞即此心而充之則可以參天地贊化育而合德祖宗矣今天時尚未甚寒伏願不必傳免或別於便殿溫和去處令講官日遂進講旣得以調攝 聖躬又得以輔養 聖德使天下曉然知 陛下好學樂善崇儒重道之意出於天性非徒循故事崇虛文而已大學所謂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此之謂也

勤 聖學疏 王好問

臣惟聖王之致治莫先于法祖明主之進德必本於務學蓋講學以進德則道日明法祖以善治則業益光自古帝王之盛恒必由之洪惟我 祖宗列聖崇

儒重道克勤聖學逌我　世宗皇帝體乾德之剛健
則殷宗之恭默敬一之箴四箴之註皆本於聖學之
不倦成聖德之光明也我　皇上自臨御以來日勤
朝講躬親萬幾而用賢納諫之意悃若不及此非帝
王之遠躅　祖宗之家法乎道統之傳有歸而治統
之緒克紹矣熈洽昌明之會不在是乎近見司禮監
傳奉　聖旨經筵日講一時俱輟又該輔臣查擬
先朝停講舊期具疏上請隨奉　德音但以有　旨
諭之臣等竊謂　祖宗之制罷講多於歲暮今傳奉
之　旨既屬非時輔臣之請又弗俞允豈　陛下以
頤養　聖躬爲重以講求治道爲輕耶又以嚴凝之

氣當避勵精之志當息耶　陛下誠未之思耳蓋首出庶物之始正自强不息之時治心窮理之學誠養壽頤神之要故天機動則嗜慾自消禮義熟則寒暑皆適昔宋祖於雪夜而咨詢國事仁宗以暑月而視學禁中彼二主者豈不知寒暑之切身乎求治之心急故暇逸之情緩是以致治之美能啓當代文明之運而養天下和平之福古今稱盛焉今　陛下天縱之資非有宋英君可匹　臣等引翼之志亦惟古帝王是期夫望道未見文王之所以緝聖敬也而成命集焉日就月將成王之所以求顯德也而明命保焉

陛下以緝熙之學而成聖德純一之美　臣等以將順

之忠而舉明主三代之隆俾天命日固人心益結誠宗社無疆之休也而容可以言勞乎若謂嚴凝之氣不可以干則尚衣可益也因思閭閻之民輸庸租者或無衣乎圓爐可試也遂思戍役之士披霜露者或無食乎凡睿思所至即詢之講讀之臣而求夫康濟之術此亦 聖學之大端太平之開先也設或風雪之候偶一免之是 陛下之輟講者有因也而非願息也至於歲暮燕息朝講暫輟又思及終歲所爲其進德而廣業者果視之 祖宗之制不悖帝王之道不違焉則 聖衷無歉洋洋乎與造物游矣其美又何如耶使一因時寒而深居 大內俾堂陛遠隔上

德下情鬱而不宣非臣等所望於　陛下也況今北虜跳梁在東則畿甸殘傷在西則州郡攻陷在北則將領掩殺視若無人深思長慮可爲痛惻而兵將一無怙恃所賴　社稷神靈　陛下睿哲足以弭變保邦而身致太平之盛也使復安常居逸而忘動勵精明之思臣恐人心解體而天下之大計失矣夫主憂則臣辱今四郊多壘爲　陛下宵衣旰食之際臣等之蒙耻亦甚矣故敢披瀝忠赤不避斧鉞効一得之愚也伏望　皇上虛懷採納　經筵日講仍照　祖宗舊制於十二月暫輟由此而引伸觸類凡軍國機務罔不一一留神究其源委而挈其要樞如文王之

聖道未見成王之學有緝熙　祖宗先帝之典學敬一則　聖德日新　聖治日洽太平有道之長即此其兆端矣干冒　天嚴臣不勝戰慄隕越之至

法祖

遵　祖訓以端政本疏　孫懋

臣嘗伏讀　聖祖之訓有曰凡廣耳目不偏聽所以防壅蔽而通下情也又曰朝堂決政衆論稱善即與施行大哉　王言此誠子孫萬世帝王所當遵守者也頃承　先朝內外姦人交通盤據蒙蔽　主聰竊弄威柄　朝政廢弛言路靡通將一應奏章或先沉匿不與轉聞或捏改　旨意肆爲欺罔以致予奪非

宜刑賞失當及至言官論列又多留中不出者假以
朝廷震怒動遭譴謫籍制人口不敢復言是以下情
不能上通真僞無從辨詰紊亂政本養成亂機壞
祖宗之法莫大於此重以奇珍淫巧百計誘惑使
先皇帝既不得日親萬幾又莫與儒臣接見 經筵
輟講積有餘年浹月臨朝恒以昏暮君臣隔絕形跡
疎遠由是威福大權盡墮姦人之手內閣莫獲參預
六科徒事論駁御史無能糾察該部不敢執奏紀綱
大壞姦黨橫行蓄患邊方流毒海內上干天變下失
人心十六年中大難繼作貽憂 社稷壅蔽之禍茲
亦深矣如昔年劉瑾揑寫 旨意既已伏誅而近日

錢寧家又復搜出題奏本四十餘件江彬阻抑遲[illegible]
本一百三十六件司禮監藏不報本又數百件似此
欺蔽可爲寒心尚賴　皇天眷祐　宗廟有靈　社
稷不致顛危乃眞幸耳茲者伏遇　陛下聰明天錫
仁孝夙聞起自親藩光陟　帝位四方萬國延頸拭
目瞻望太平今　龍飛御極之初正勵精圖治之始
且　國家安危之機俗化汙隆之候天下治亂之分
君子小人進退消長之際於此焉決昨者伏覩　明
詔痛革　先朝弊政洞察小人姦狀中外臣民不勝
懽慶以爲我　朝百六十年以來未有如此　詔令
陛下撥亂之功可謂盛矣蔑以加矣但臣以爲本源

之地不治則末流尚有可憂伏願　陛下奉天法
祖總攬乾綱明目達聰大開言路臣請自今伊始每
日　視朝之餘卽御　文華殿聽政凡中外大小臣
工所上章疏凝神注思逐一俯賜觀覽不時召入內
閣大臣以備顧問從容講論斟酌裁决凡事大論議
矛盾者則　勅下廷臣集議不宜謀及褻近徑從內
批如　先朝之爲者卽有寢罷亦宜明示外廷可否
以彰　陛下至公無我之度臣又竊伏私念內閣機
密重地　祖宗設官立法必極周詳擬　旨進奏宜
必各有職掌綸音渙號亦必有所紀載前項壅蔽似
若無可容者何乃公然隱匿而無所稽憑肆行矯詐

而無復忌畏則是關防之術尚若閣疏進擬之權容有侵越而小人乘機因得以竊弄之矣然臣考之司禮監職掌著之　祖訓內閣創置列於大明會典臣愚欲乞　陛下仰遵　聖祖大訓載稽我　太宗文皇帝故事　勅令內閣專一擬　旨司禮監專一進奏仍令內閣置立印信文簿一扇或鈐以　御寶將逐日　聖旨裁決過事件明白開載五日一次類進揭帖與六科旨意題本對問雖　陛下聖意有所予奪亦必經由內閣議而後行事有可行許令執奏不宜復有傳奉之制更乞　勅令御前紀事給事中二員朝罷赴左順門會同司禮監官收接一應章奏紀

其數目送吏部附簿以備查照如此則大公至正明白洞達壅蔽矯詐況匿之姦舉無所容而　朝廷之政將無一不出於正矣臣忝官諫諍遭際　聖明一念朴忠粗先有見如此伏望　陛下脩舉　祖宗久大之業釐正　累朝因襲之弊光復令典永示弘規追究前日壅蔽章奏明此欺罔一應姦邪之人明降勅旨處之重典以示大戒此實端本澄源法　祖立政之第一義也伏惟　聖明留神天下幸甚臣干冒天威無任隕越之至

遵成法革弊政以培國脉疏　　張翀

臣聞稽于古道二帝所以聖儀刑文王成王所以賢

伏惟我 皇上英賔神斷冠絶古今登極以来夙夜
憂勤不憚興革思以復我 太祖 太宗之盛海内
臣工皆有以仰窺 陛下遹遵 祖宗之盛心矣節
該都御史何孟春及科道等官徐景嵩汪淵盧瓊楊
鈴王秀等各題欲將各處腹裏鎮守内臣通行查革
以靖地方節奉 欽依或推廉靜老成的去或查照
舊旨行或謂鎮守繋是舊制或謂這所言與成法有
違因循牽制不欲變更臣竊揆 聖意非謂鎮守内
臣之設真可恃以保我子孫黎民也特以左右之人
交讙合譟皆曰此 祖宗舊制也載之會典而可稽
陛下亦曰此 祖宗舊制也行之累朝而未改踵訛

襲非不以爲異不知所膠固者　景皇帝之弊法而非我　太祖　太宗之貽謀也夫　太祖之時内官不得與外事諸司與内官監文移不得往來其爲檢柅之法不可尚已永樂初我　太宗皇帝乃命三四内臣鎮守遼東開原及山西等處蓋專爲隄備邊徼譏察非常而設至於腹裏地方或遇有事其鎮守之任或以公侯伯都督之武臣或以尚書侍郎少卿之文職事寧之日仍取回京所以爲萬世計者蓋已不遺餘力矣及正統之末權閹誤國遂致我　英宗皇帝漠北之征　景皇帝以郕王監國尋據大位天步艱難所在盜賊蜂起於是福建浙江山東四川等處

始命兼以內官爲鎮守易文職以巡撫之名隨該山東右布政使裴綸奏稱山東畿輔之邦　敕遣內官唐廣鎮守其地緣山東難同邊徼見有右都御史洪英在彼巡撫督同都布按三司常川操練軍士保固城池乞　敕從長計議凡非邊境有巡撫官員去處一體取回庶內臣無輕出之勞有司免供應之擾景泰元年十月十九日奉　景皇帝聖旨內臣是朝廷家人去年各處賊寇生發人民流散因此每布政司差一箇人鎮守但有緊急事務着他來說如今這廝不知主何意擅要取回好生無理都察院便行文書去着他從實回將話來但飾詞撫拾不饒又該刑科

都給事中林聰等題稱也先雖悔過而稱臣群盜雖畏威而斂迹然狼子野心情偽難保未可遽以爲安而即罷廵撫鎮守之任令裴綸因見猺獠甫定輙要將内臣取回獨留大臣廵撫　皇上不即加誅令其回話但恐衆隨人等中間冐名目需索供應生事害人者難保必無伏望特賜戒飭俾之謹守法度嚴加約束其鎮守官員候事妥民安之日另行處置景泰元年十月二十五日題奉　景皇帝聖旨去歲人民不得寧息因此差内外官員各處廵撫鎮守拊循他每着安生樂業如今也有不才的縱容衆隨人科害軍民有之都察院便行文書各處廵按御史按察司

官體訪果有此等之人應拿問的便拿問照例發落
應奏請的奏来處置夫由前之旨觀之始與縱虎出
柙操挺殺人者無異由後之旨觀之是知兄臂之不
可紾而姑勸以徐徐知鄰雞之不可攘而月取其一
善守　祖宗之法者固未有不計天下之利害不惜
事體之是非輕徇左右率意自遂如　景皇帝之舉
動者也臣惟　景皇帝之時舒良王文之徒表裏用
事政以賄成無復忌憚其前項内臣固無可革之期
矣及我　英皇復辟紀綱一新重以吉祥石亨恃寵
招權獨留此弊政以濟其惡日復一日遂爲故常仰
惟我　太祖高皇帝提一旅之衆建萬世之業我

成祖文皇帝轉戰五載弘靜萬邦其艱難險阻蓋已備悉而所以爲　聖子神孫之圖者周思曲慮無不詳盡使內臣有益人國果可以鎮守腹裏地方臣知我　太祖　太宗當先爲之矣而又何假於　景皇帝之手耶臣嘗伏讀天順元年我　英宗皇帝復登寶位之詔有庶弟郕王杜絕諫諍失德良多之語綸音載頒天下後世所共聞知則　景皇帝數年之紀綱與其一時一事之指揮偏頗謬戾宜無足法者茲固舍我　太祖　太宗萬世無弊之法而如　景皇帝之法乃謂業已持久不復改爲不亦乖舛之甚耶夫　景皇帝原旨謂內臣朝廷家人但有緊急事務

看他來說其言似是而實非其實無益而多損只如往歲宸濠之變逆節方萌預發其奸者按察副使胡世寧也反狀已熾戡定其亂者巡撫南贛都御史王守仁也而鎮守江西太監王宏先事不能告密於京師臨時竟為甘心降虜則所謂有事來說之云其果足恃耶夫太平則坐一省以毒　朝廷之生靈遇變則懷顧望以孤　朝廷之委托是鎮守內臣之設不惟無名而適以為奸雄之資固愚臣之所未解者也頃來各處鎮守內臣革面革心不敢作惡臣固知陛下聖智神武以犬馬用人羈絏銜勒無復狂逸奔踶之慮然縛窮奇之腹而欲其不飡箝竊脂之口而

使之不肉區區之私竊恐其可制於一時而難保於他日此愚臣所以不識忌諱而肆為狂瞽之言也夫漢高畫一之法變於孝武而復於昭宣然後有吏稱民安之效宋室忠厚之規變於神宗而復於元祐然後成旋乾轉坤之功今日承　先朝大壞極敝之餘所在黔黎困窮已極重以災異迭出邊徼交馳此正陛下痛革弊政以迓天休扶植凋瘵以培國脉之日也伏望仰思　太祖　太宗成憲之良簡察　景皇帝立法之弊及檢會前後臣僚紛紛不已之論　勑下該部集議通將前項地方應革鎮守內臣一一查革以復我　太祖　太宗之舊徒[illegible][illegible]之[illegible]顯日華

守鎮内臣自 陛下始蓋真足以追配二帝而權
成王矣顧不偉歟臣自分此言一出未免爲 陛下
左右所不喜然失今不言爲國家異日之遺恨愚臣
負國之罪將無所逃矣

慎守 祖宗家法疏 石珤

臣伏覩 御劄及傳諭欲於 世廟告成奉安 神
主之後奉 聖母章聖皇太后親詣 廟所謁臣已
同費宏楊一清賈詠等據禮正對未奉 明旨今早
司禮監官復傳 聖意欲令禮部即具儀注臣仰窺
聖孝惟欲速從 母后之令耳但從令固孝而孝有
大於從令者臣愚不敢默然以誤 君父於過舉也

臣惟 祖宗家法凡后妃入宮之後未有無故復出者又 太廟尊嚴上同於 天乃 天子對越 神靈之所非時享祫祭雖 天子亦未有輕易輒入者而况於 后妃乎其曰后妃廟見即今之 奉先殿是也 聖祖神孫累經祭酌行之百五十餘年 列聖相承已為定制中間納后納妃不知凡幾亦未有一敢議及豈至於今日得遽為變更之說哉孟子曰規矩方圓之至也聖人人倫之至也我 祖宗天生神聖明物察倫創始詒謀以垂永久萬世 聖子神孫之大範也有所舉動遵而行之若為圓者之有規為方者之有矩擬之議之毫釐不爽則今日家法即

祖宗當時之家法今日治功郎 祖宗當時之治功
夫何間然之有釋此不務而顧聽紛紛之言曰 國
初之禮有未備今日之，廟有不同任意徇情一切
自用彼客悅幸臣豈有愛君之實哉 陛下聰明睿
智出於天縱雖曰有所撰作不謀而合然聖不自聖
尤且法 祖宗之道況一代開創之 興主多少運
思多少歷事以立後世之法恐亦有未易以度越者
哉臣愚以爲 祖宗之法不可輕變者如此抑臣聞
之乾剛坤柔陰陽分定各止其所不相侵越是故古
之人男治外女治內內言不出外言不入曰正宮闈
以正 朝廷又曰正家而天下定其所以慎其防者

如此漢唐之季世事不師古陰盛抗陽女禍時作夷
狄侵擾羣小得志其患有不可勝言者以 陛下乾
剛中正之資爲 天地百神生民之主豈宜輕變
祖宗之法致使 太后無故輒由正門出入輒入
太廟街門來往坤類行乾之事陰乃冒陽之位其幾
既見不容但已異時縱無後患然亦豈可不加之慮
哉臣樸鄙之臣輔導無狀固不足言誠恐上爲 聖
德之慮有非小小以故不敢阿諛苟容狐疑觀聽以
成 君父之過以負 天地之恩也伏望 聖明思
乾坤陰陽之義畏 祖宗創建之法謹天下萬世之
防務抑其情以合於道所有 謁廟儀注速賜停止

次珷　大孝之德臣愚幸甚天下幸甚

率舊章以隆治化疏　　　　劉瀳

仰見　陛下玄默澹泊恭儉仁孝真大有為之主也
內外臣工不能仰副　德意奉揚　仁政　陛下好
鎮靜而導之以紛更　陛下法祖宗而釐之以自用
少識治體着未嘗不寒心也臣待罪言官義不容默
請為　陛下言之在昔守成之君力致太平榮華後
世者未始不由法　祖宗之舊守畫一之規傅說聖
人也告高宗曰監于先王成憲其永無愆周公告成
王無逸七月之篇尤惓惓法祖之意人臣之忠如傅
說周公亦止矣嗣王之賢如高宗成王亦已矣聖主
聖明[illegible]少

賢臣明良都俞舉不越比而今之言事者輒欲濁亂
成法動搖　國是謂之何哉臣嘗反覆其心矣大率爲
己謀非忠於　陛下奸回詭譎者假之以濟私積忿
蓄憾者因之以洩怒迂僻固執者則又不達時宜而
强爲荒遁支離之說以欺世誣人紛紛藉藉殆無寧
日　陛下即位于今五六年矣宵衣旰食欲隆唐虞
之治天下企足翹首想望太平之休卒不聞一讜言
嘉論裨益新治今日某人建白明日某人建白今日
廷臣會議明日廷臣會議此數年之間所以議論繁
蕪而成功無聞民瘼不瘳而化理愈滯非　陛下之
失臣等之罪也昔邵雍聞杜鵑而知變法之禍後神

宗卒用王安石以亂天下其先見之知睹于未萌姦此令群邪彙進憸夫接迹恣放任情肆然無忌　陛下非惟不之罪又從而聽之則小人復何所畏憚我朝法制經畫于　列聖者惟詳惟備盡善盡美但法既久不能無弊聽其自至而莫為之所則非審時圖治之意坐視小人播弄動搖何時底定又非　盛世之所宜聞合無　勑下吏部申明變亂成法之條及奸黨亂政之律布告中外令後究論時政者先查某事舊規如何今日流弊如何如何可以祛宿弊如何可以復原規敢有變亂紛更妄為建白及援引　國初不可行之法與夫　祖宗偶為之一事非純懿之典

者許該衙門參駁科道官論劾拿送法司明正其罪以爲爲臣不忠者之戒　陛下亦宜體道謙沖益隆繼述非　祖宗之法言不言非　祖宗之法行不行則臣民幸甚宗社幸甚

正法守申令式疏　洪異

臣聞繼世而治天下不修　祖宗之法治不可得而致也欲修　祖宗之法不任賢智之士法不可得而修也治以法致法以人立天下其果無人乎顧所以用之者何如耳得其人矣守其法矣如此而不　祖宗其治者臣未之聞也洪惟　太祖高皇帝撫有天下稽古定制斟酌損益通變宜民旰食宵衣垂三十

載仁心美意洋溢於善政善教之中眞若精金美玉
行諸萬世而無弊者也　聖子神孫期於世守以永
億萬年無疆之休夫何中被孽姦扇亂更變不常陵
夷而至正德末年壞亂極矣幸而　祖宗功德之在
人心者未艾是以天命有歸肆命　陛下龍飛　藩
邸出繼　離明卽位一　詔汛掃奸弊之流恢復
祖宗之舊規模大備昭然如覩青天如循大道天下
臣民歡忻鼓舞皆謂　陛下將大有爲而太平之治
可以指日而待矣卽位以來昧爽視朝孳孳圖治而
又選用老成人望布列庶位三公九　卿率多　先朝
耆舊練達方正之臣然而及今三年民困未甦流亡

未復災異未息刑罰未清士論未明國是未定盜賊
滋熾風俗日偷夫以宜治而久不治者何也臣愚以
爲祖宗之法未修也　祖宗立法之意未明也夫自
正統以來國步多艱姦臣誤國舊章成憲率意變更
樹黨招權巧立名第　祖宗之法非不昭然在也得
其名者已非其實有其職者或無其權妄增濫設愈
變愈多加以　累朝補偏救弊之政屢有轉移急功
新進之徒只謀近利條格冗雜事例繁多欲便已私
隨意援引一有論駁則曰此　先朝之制也此某人
奏准之例也以之而惑　聖聰以之而排衆議　陛
下將伊誰適從乎方今天下之事臣未暇悉舉姑以

其大者言之　陛下今日之法果皆　祖宗之舊矣乎昔年弊政果皆盡去矣乎職任之外別置所司傳奉之徒尚未盡去官爵之未修也子粒莊田與民爭利無名之費倍於正供賦役之未修也下多僭上卑得踰尊一食百金一費巨萬風俗之未修也軍士驕縱尺籍罔憑冗耗狗偷食儲乏絕軍政之未修也水行陸挽動費千夫過關折乾巧於需索驛傳之未修也條例浩繁訖無定主生死出入維所愛憎刑名之未修也倖臣第宅僭擬王者名山大地半入緇流建置之未修也凡若此者皆天下之所以惋歎息而莫之柰何也　陛下亦嘗考諸　太祖　太宗之時曾

有是乎今之二三大臣雖皆在位然但從之循常供職例以奉 命為賢此殆孟子所謂好臣其所教者也雖有才美亦將無以自見況其年皆六十有奇西山景暮來日將無幾矣 陛下春秋鼎盛政務倥偬治效未臻老成將盡 朝無人焉誰與共理可不及此而為先事之圖乎詩云迨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綢繆牖戶言修政當及時也且我 朝自洪武以來百五十年矣 國祚中微 陛下入承大統實為中興再造之主正當及時追復舊章修明 太祖太宗之業以新天下耳目以一天下心志而顧可以無事自委乎當此可為而不為此臣所以鬱結而長

教也伏願　陛下不以微臣之言爲不可行而以
祖宗之法爲必可復遴選三公九卿之中有賢良方
正識達治體者特加　眷注使之披瀝肝膽各盡所
見備將今日內外官制職掌倉儲錢糧賦役風俗禮
制軍政驛傳刑名造作之類逐一議擬何者爲　祖
宗之法何者非　祖宗之法何者可行何者不可行
何者行於今而不戾於古何者宜於古而不宜於今
繁則刪之冗則去之害則除之善則復之務求於理
而致於道毋避忌諱毋沮權豪毋以　先朝之所嘗
行者爲拘毋以耳目之所習聞者爲定隨條論列纂
成　中興令典進呈　陛下揭諸廊廟日賜睿覽校

正每遇　經筵之日復與諸臣面訂可否務求至當永爲不易之規頒行中外使各臣工依此而行若有法外生事必罪無赦如此則天下之政出於一而凡姦巧之徒無由而得紊亂　聖聰　陛下於萬幾應答亦將自有一定之見而非姦巧之徒所能惑矣上下一心君臣同德　太祖　太宗之治寧不復見於今日乎詩曰不愆不忘率由舊章願　陛下留意焉干冒　天威不勝戰慄悚懼之至

皇明疏鈔卷之八終